

乡村小队

Xiangcun Xiaodui

[苏联] 伊·伏塞沃洛什斯基著 丰一吟译



〔苏联〕伊·伏塞沃洛什斯基

乡村小队

丰一吟译



伊·戈金绘图

少年儿童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描写苏联謝明·布琼尼元帅童年时代的生活。謝明·布琼尼出生于沙皇俄国时代，幼年生活貧困，全家受到地主的剝削和压迫。但謝明是一个坚强勇敢的孩子，他和村中其他一些貧苦人家的孩子組成了一支剛勇的队伍，叫做“乡村小队”。这队伍在謝明的领导下勇敢机智地攻占了地主的儿子及其伙伴們的所謂“无敌堡垒”，后来又从牢房中救出了一位革命志士，充分地表現了他們的大无畏精神。

И. Всеволжский

ХУТОРСКАЯ КОМАНДА

Детгиз 1958

乡 村 小 队

伊·伏塞沃洛什斯基著

丰 一 吟 譯

伊·戈金繪图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4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書号：譯0251 (高)

开本787×1092 1/28 印張8 1/2 插頁1 字數163,000

1959年8月第1版 195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5,500

統一書号：R10024·2316

定价：(4) 0.48元

前 言

這篇小說是苏联作家伊戈尔·伏塞沃洛什斯基所写的。小說里的主角是一个男孩子，叫做謝明。謝明是他的名字，他的姓是布琼尼。說起布琼尼，也許小朋友們听見過。原来布琼尼是苏联的元帅。這篇小說里所講的，就是这位元帅童年时代的事。

謝明·布琼尼元帅于1883年生在罗斯托夫省的一个貧农家庭里，九岁起就給地主当雇工，长大后去从軍。他是国内战争中的人民英雄，騎兵第一軍团的总指揮。他在历次战役中都表现出騎兵指揮的天才，曾經多次获得苏联勋章和奖章。

謝明·布琼尼同志于191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他在战斗中屡建奇功，表现出非凡的英勇气概，而且亲近紅軍战士群众，因此苏联人民都很熟悉他的名字。

布琼尼同志五十岁寿辰的时候，伏罗希洛夫同志关于他曾經写过这样的話：“……无产者、农民、所有的劳动者，大家都知道布琼尼的名字，他們都敬爱并尊重布琼尼，認為他是工农紅軍胜利的化身，……阶级敌人——资产阶级者和反革命分子——都知道布琼尼，他們知道他而又恨他，恨他而又怕他……”

小朋友們讀了這本書，就可知道布瓊尼元帥原來從小就是一個堅強勇敢、不屈不撓而刻苦耐勞的人。所以他長大起來能夠建立偉大的功勳，為人民帶來無量的幸福。

譯 者



謝明·布琼尼元帅

SCI 22/21

第一章 村里的火灾

在一个叫做格列穆契的哥薩克人村中央，在一座大庄院的深处，有一所阴暗的石造房子，象一座堡垒。每天一到晚上，这房子的沉重的板窗就关好。馬厩、禽舍、粮仓的門上都挂上了鉄鎖。院子里和果园里有几只象小牛一样高大的狗看守着。这些狗几乎从来不叫。它們吃得很飽，架子很大，因此不肯白白地吠叫。但是誰要是想在夜里爬过这高高的石墙，这些凶恶的狗就会把这贼撕成碎片。要知道，它們是在守护无量的財富啊！

在禽舍里，有足够一千只雞、鵝和火雞住的地方。牛栏里有品种优良的母牛。粮仓里堆滿上等谷物，高到屋頂。馬厩里有当地最好的馬

在咀嚼燕麦。这所房子在全村是最大的，里面一共有七个房間。房間里陈設着城市式样的家具，墙上糊着彩色的壁紙。在这七个房間里，只住着三个人：屋主——富裕的哥薩克人盖拉西莫夫，他的儿子阿波隆和他的女儿丽巴。

这天晚上，在临睡以前，盖拉西莫夫亲自查看了所有的禽舍、牛栏和馬厩。他象往常一样，檢查了所有的鎖和門門。

当全村人都睡着了，圓圓的大月亮爬上了天空的时候，几个守夜人走到街上来，他們都是年老的殘廢軍人，从前曾經和土耳其人打过仗。現在他們担任着治安工作，保护哥薩克富人的庄园，防止盜賊。

有一个老兵穿着一件打补釘的哥薩克式制服，一跛一拐地沿着空落落的、漆黑的街道走着，一面敲着梆子。这老人已經习惯夜里不睡觉了。“我們騎着馬出去，跑到辽闊的原野上……”守夜人喃喃地哼着还是他們的祖先行軍时候唱的一支老歌。

他在那高高的石圍牆旁边站定了，从破烂的藍褲子的口袋里掏出一只烟荷包，开始卷紙烟。村子里一片寂靜，只有在深夜里才是这样的。

守夜人划着了火柴，正想点紙烟。忽然，他的烟荷包、火柴和梆子都掉到地上了。他睜大眼睛望着一家人家的馬厩：在这馬厩的屋檐下面，一个火舌閃了一下就消失了。老人擦擦眼睛，只見墙上又掠过第二个更亮的火舌。接着，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村里发生火灾了！

守夜人知道这种哥薩克大村落的火灾是很可怕的。如果不及时发现，整条街上，一百所房子都会燒光。他抓住了自己的手杖，开始敲那

家人家的大門。砰砰的敲門聲傳遍了空落落的街道。可是誰也沒醒過來，誰也不來開門。守夜人用手杖使盡全力敲着大門。這時候，馬廐的屋檐下冒出烟來了，火已經蔓延開來。可是，蓋拉西莫夫家里的人還是睡得這麼熟！

“火燒了！起火了！”守夜人用嘶啞的嗓子叫着。

終於有一個人醒了，屋子里發出走動的聲音，這人就來到院子里。

“蓋拉西莫夫老爺！”守夜人用肩膀頂着大門叫道，“失火了！你的馬廐失火了！”

他在黑暗中聽見蓋拉西莫夫本人的聲音：“天老爺！快去，快去敲警鐘，把村民們叫起來！阿發納西！阿發納西！這鬼東西！”

守夜人急忙沿着黑暗的街道跑去。蓋拉西莫夫沒穿好衣服，腳上只穿着一雙毛織的條紋襪子，就匆匆地打開大門，奔到馬廐旁。馬廐已經全部燃燒起來了。

“阿發納西！阿發納西！”蓋拉西莫夫喊着，一面試着用手把鎖擰斷。他的手和一般人不同，長得很大，生滿了毛。但是鎖還是擰不斷。為了使小偷沒辦法，他家的鎖大都造得很沉重，有十多斤的分量。蓋拉西莫夫從地上撿起一塊沉重的大石頭，開始用它敲鎖。可是，他只是把自己的手敲傷了，鎖上卻連一點痕迹也沒有。突然，在黑暗里，有一個地方傳來一陣刺耳的、拖得很長的聲音：這是馬在燃燒的馬廐里驚慌地嘶叫。一股黑煙升到這深夜的天空中。

“馬要完蛋了！天老爺！阿發納西！這鬼東西！阿發納西！”蓋拉西莫夫用盡全力叫喊，一面拼命地擰着鎖。

远处一間厩房的門打开了，馬夫阿发納西奔了出来。他是一个年輕的哥薩克人，額发和髭須黑得象柏油一样。

“把馬救出来，蠢东西！”主人向他怒喝。

阿发納西用一把大鑰匙开了鎖，把馬厩的門打开了。迎面冲出一道猛烈的火焰来。热气弥漫，又加上刺鼻的、恶臭的濃烟，使得盖拉西莫夫倒退了三步。阿发納西也倒退了。

“你怎么了？爬进去！”盖拉西莫夫放低声音說。

馬夫向主人看了一眼，就冲进燃燒的馬厩里去。这时候警鐘敲响了，院子里面立刻挤滿了人。四个哥薩克人推进一只消防桶来。

“拿到这儿来！”盖拉西莫夫叫着。

有一个哥薩克人拿了一只水桶，另一个哥薩克人爬到消防桶上，揭开盖子。

这期间，阿发納西把馬絡續从馬厩里牵出来：最初牵出毛色火紅的馬，后来是菊花青的馬，最后是鉄青的母馬。阿发納西全身熏黑了；他咳嗽着，給烟熏得喘不过气来，眼睛里淌着眼泪。盖拉西莫夫接了馬，把它們牵到院子远处的角落里去。

一只不知被誰从禽舍里放出来的鷄在人們脚下乱窜。火鷄咯咯地叫着，鵝拼命地发出嘶嘶声，狗力竭声嘶地吠着。院子里喧嘩扰攘，什么也听不清楚。

阿发納西第四次冲进馬厩里去，救出一匹漂亮的、雪一样白的馬。他筋疲力尽，渾身被火燒伤，身子不断地搖晃着。哥薩克人用冷水澆他，他踉蹌得几乎跌了一交，馬就在他手中掙脫了。这当儿，有一个十来岁的、蓬头赤足、黑眼睛的小孩跳上前去，敏捷地抓住了馬勒，把馬拉



住了。

这时候，盖拉西莫夫正在数馬。

“蠢东西！貝絲卡奈在哪儿？”他向阿发納西叫道，“你把貝絲卡奈忘在馬厩里了嗎？”

馬厩象一个大草堆一样燃燒着。哥薩克人圍集在四周。

“快点爬进去，把这小馬救出来！”主人冲着阿发納西說。

“老爷，你怎么了？这哪儿行！”阿发納西退縮了。

馬厩燒得象个篩子一样透明了。只有胆大的、不怕死的人才敢进去。忽然，从火焰熊熊的馬厩里傳來了一陣淒惋的嘶声：这是小馬在呼救。

院子里肃靜无声。每个人都清楚地想象出：縛在柱子上的小馬現在是怎样在火里掙扎着。

“叔叔，喂，叔叔！馬要燒死了！”忽然那个头发蓬松的黑眼睛小孩說。

阿发納西茫然失措地用模糊的眼睛望望火焰，什么也沒回答。这时候那个小孩就叫起来：

“伙伴們！把馬衣披在我身上，給我澆水！”

于是，有几个象他一样的十来岁的男孩子把掉在地上的馬衣拿了起来，迅速地披在这个头发蓬松的孩子身上了。另外两个人費力地拿来一桶水，把它倒在馬衣上。轉瞬間，这孩子已經向燃燒着的馬厩冲去了。

突然，从人群中跑出一个陌生的小伙子来。这人戴着便帽，背着一只背囊。他从一旁冲上去，在馬厩面前拦住了那个孩子。

“站住！”他抓住他的手說。

“放开！”黑眼孩子掙脫了，就消失在火焰里。小伙子跟着他冲进去。但是在这时候，屋頂上掉下一根燃燒的木头把他燙伤了。

“大家去救啊！这孩子会燒死的！”他叫着，一面脫下自己的上衣。

哥薩克人慌張起来。有人跑近馬厩，可是誰也不敢走进火里去。女人們叫喊起来，一个老婆婆竟象哀悼死人一样哭起来了。但是这时候，那个勇敢的小孩已經出現在火焰里了，他后边是渾身燒伤的小馬。小孩把馬勒拉了一下，小馬痙攣地向前冲了出来。它的脚站不稳，就笨重地倒在地上了。

阿发納西一直在发呆，这时候才覺醒过来，連忙从孩子身上扯下了冒烟的馬衣。孩子的衬衫全部燒破了，在破烂的衣服里边露出燒肿了的皮肤。

就在这一刹那間，馬厩的屋頂塌了下来，周圍飞出火星来。

“你是誰家的？”盖拉西莫夫走过去問那个黑眼睛孩子。

“我叫謝明，”他回答。

“他是外来人，是布琼尼家的儿子，”阿发納西解釋着。

“好勇敢，虽然不是哥薩克人！”盖拉西莫夫接着說，“喏，拿着吧，一个卢布；給你买蜜餅吃。”

“馬怎么了？”謝明接了卢布就問，“死了嗎？”

于是大家都轉身去看小馬。小馬躺在地上，眼睛閉着，好象死了一样。一个哥薩克人向它澆了一桶冷水，但是它还不爬起来。

“断气了，”阿发納西叹着气說。

这时候，那个剛才不讓謝明冲进火里去的小伙子走到小馬身边。

他蹲下身子，从肩上拿下背囊，在里面掏了一会儿，拿出一个黑色的小药瓶来。他把药瓶放到马的黑鼻孔前面。小马突然深深地喘一口气，伸展了一下四肢。

“活着呢！”谢明高兴地叫起来。

貝絲卡奈跳了起来，开始嘶叫。后来它翘起尾巴，跑到院子那边它妈妈黑母馬諾奇卡那儿，把脸伸到妈妈的暖烘烘的肚子下面，吮起奶来，它忘记了自己已经差不多成年了。

“你瞧！它虽然是畜生，可也想活下去，”盖拉西莫夫向马那边望望说。

“这么说，你会医马吗？”他转身问那个陌生的小伙子。

“我会，”小伙子微笑着回答说。

“你是哪一家的？你是做什么的？”

“我吗？我是个铁匠。我会打马蹄铁，会烤面包，还会修理钟表，拉手风琴。你用得着我吗？”

“我正需要一个铁匠，”盖拉西莫夫说。“你的公民证手续都办清楚吗？”

“办清楚的，”小伙子说着，就把公民证交给盖拉西莫夫看。

盖拉西莫夫虽然很有钱，又有一所七个房间的屋子，却不识字。他把公民证拿在手里转了一下，就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老爷，我叫瓦西里，”这个外来人象兵士那样清楚地回答。

“看来，你在军队里待过？”盖拉西莫夫问，他的口气亲切些了。

“是的。”

“在哪一个团里？”

“在开克斯果耳姆团里，老爷。”

“我用得着你，盖拉西莫夫决定了。“我给你三个卢布的薪水。你跟馬夫阿发納西住在一起吧。”

“知道了，老爷。”小伙子說着，就把背囊捐到背上。

謝明睁大了眼睛望着这个外来的小伙子，心里想：“这人真有意思，看得出他不是本地人。穿得象城里人一样，靴子上满是灰尘，大概是从远处来的。他是怎么把馬治好的呀？”

火息了，哥薩克人絡續把燒焦的木头拖出来，用水澆灭了。这时候，阿发納西和新来的铁匠走到了漆黑的街上。

他們正要拐弯，忽然听见后边有脚步声。回头一看，只見謝明帶領着一大群孩子向他們跑来。孩子們圍住了瓦西里。

“叔叔，叔叔！”謝明拉拉他的衣袖，說，“你的小瓶子里面装着什么东西呀？”

瓦西里轉过身来，說：

“什么小瓶子？”

“喏，就是你給馬嗅的那个小瓶子！”

瓦西里微微一笑，放下背囊，从里面拿出一个黑顏色的小瓶子来。

“喏，看吧，”他把小瓶子遞給謝明。”

謝明拔下了瓶塞。孩子們圍住他，从他的肩膀后面望着。

“謝明！別嗅！”一个滿臉雀斑、鼻子上搔破了的孩子抓住他的手說，“里面也許是毒藥！”

阿发纳西望着謝明，微笑着。

“嗅了要死的，謝明！”一个戴着父亲的帽子、穿着长襟上衣的最小的孩子凑近謝明的耳朵，害怕地低声說。

“人逃不了一死，可总不会死两次，”謝明說着，就嗅了一嗅小瓶子。

他嗅到一股难聞的、刺鼻的味道，往地上啐了一口，就把瓶子遞給別的孩子。孩子們一个个地嗅了，都往地上啐。阿发纳西和瓦西里笑了起来。

“嗅够了嗎？”瓦西里問，“好了，还給我吧；不然給你們嗅光了，馬沒有嗅了。这是很濃烈的酒精。”

于是他把瓶子收回了，放到背囊里去。忽然，背囊里什么东西响了一下。

“叔叔，你这儿是手风琴嗎？”謝明問。

“是手风琴。”

“你会拉手风琴？”

“拉着玩儿。”

“我也会拉！”謝明高兴地說。

“他是我們这儿最出色的手风琴家和舞蹈家，”最小的那个孩子一本正經地說，一面把滑到他鼻子上来的父亲的帽子拉拉正。

“我跳舞跳得不怎么好，手风琴倒是可以和你比比。”

瓦西里背上了背囊，和孩子们道別。

“到我那儿来玩吧！你們知道我住的屋子嗎？就在打鉄場后边！”

阿发纳西喊着。

“知道！”孩子們齐声回答，然后跟着謝明跑开去了。

阿发納西和瓦西里不久就走到了黑暗的长长的打鉄場那里。打鉄場对面是一所傾斜了的厢房。

“这就是我的屋子，”阿发納西指着說。

“你的屋子不怎么漂亮呀，”瓦西里微笑一下說。

瓦西里弯着身子，走进了厢房的低矮的門。阿发納西点着了油灯，在傾斜的地板上放着一張桌腿动搖的旧桌子，木炕上搁着羊皮。好久不生火的爐灶上到处是裂縫。桌子和木炕下面堆积着垃圾。瓦西里拿起一把扫帚，把这屋子仔細地扫干淨了。

“喂，你是单身汉嗎？”他問阿发納西。

“是单身汉，”这个哥薩克人回答着，一面把羊皮丢到地上，安排睡覺。

“一看就知道，”瓦西里微笑一下，把扫帚搁在一边說，“我也是单身汉。这么說，我們两个单身汉要住在一起了。”

瓦西里吹息了油灯。屋子里漆黑一团。就这样，哥薩克人阿发納西和城里来的鉄匠瓦西里的共同生活开始了。

第二章 乡村小队

第二天，謝明一早就醒来，天还剛剛亮。他在木炕上坐起身来向四周望望。母亲、父亲都不在屋子里。地板上睡着丹娘和良卡，身上盖着父亲的破皮袄。一件皮袄两个人盖不够大，良卡光着的脚露在外面。他在梦里不满意地咕噥了几声，把皮袄往自己身上拉。可是丹娘立刻在睡梦中用双手抓住皮袄，把它拖到自己身上去。

“嘿，你們这些小狗崽子！”謝明說着，把自己的被服盖在他們身上